

· 综述 ·

多巴胺奖赏系统传入调节参与抑郁机制的研究进展

杨璐 张逸 彭劲涛 蒋宇婷 崔明湖

256603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理科

通信作者：崔明湖，Email: 825724247@qq.com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24.06.011

【摘要】快感缺失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而多巴胺能系统在快感缺失中发挥关键作用。多巴胺能活动十分复杂,受多种大脑结构调节,包括海马体的腹侧下神经带、伏隔核、腹侧苍白球和基底外侧杏仁核等。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表明抑郁症中多巴胺能系统缺陷,而这些缺陷可能源于传入回路的失调。本文从抑郁症与多巴胺能系统的联系入手,总结腹侧被盖区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上游通路,包括腹侧海马下托至伏隔核到腹侧苍白球的激活通路和基底外侧杏仁核至腹侧苍白球的抑制通路,并利用基础实验及临床研究客观阐明抑郁样行为及抑郁症中脑多巴胺能系统传入调节的异常,概述了抗抑郁治疗与中脑多巴胺能神经系统的相关性,以期为抑郁症的诊疗和机制的研究提供思路。

【关键词】多巴胺; 抑郁症; 腹侧被盖区; 传入调节; 综述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nvolvement of dopamine reward system input regulation in the mechanism of depressive disorder Yang Lu, Zhang Yi, Peng Jintao, Jiang Yuting, Cui Minghu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Binzhou 25660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Cui Minghu, Email: 825724247@qq.com

【Abstract】 Anhedonia is one of the core symptoms of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the dopaminergic syste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occurrence of anhedonia. Dopaminergic activity is highly complex and regulated by various brain structures, including the ventral subiculum, nucleus accumbens, ventral pallidum, and basolateral amygdala. Basic and clin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opaminergic system defects in depressive disorder can be attributed to dysregulation of the input circui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dopaminergic system, and summarizes the upstream pathways of dopaminergic neurons in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including the activation pathway from the ventral subiculum to the nucleus accumbens to the ventral pallidum, and the inhibition pathway from the basolateral amygdala to the ventral pallidum. Moreover, this paper objectively elucidates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and abnormal input regulation of the midbrain dopaminergic system in depressive disorder through basic experiments and clinical studies, and outlin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and midbrain dopaminergic nervous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directions for the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mechanism research of depressive disorder.

【Key words】 Dopamine; Depressive disorder; Ventral tegmental area; Input regulation; Review

抑郁症是全球最普遍的精神障碍之一^[1]。2019年WHO对冲突环境下精神障碍患病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抑郁症和其他精神障碍性疾病在任何时间点的总患病率为22.1%^[2]。我国成人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高达6.8%,而得到充分治疗的患者不足1%^[3]。抑郁症病理生理机制十分复杂,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4]。此外,抑郁症的不同症状群如情感症状群、认知行为症状群、自主神经症状群等可能涉及多条神经回路^[5],进一步增加了治疗难度。

目前,抑郁症的药物治疗主要针对单胺能

机制发挥作用。传统抗抑郁药如三环类抗抑郁药可通过减少突触前膜的5-HT和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再摄取,同时阻断突触后组胺受体、5-HT受体、毒蕈碱型乙酰胆碱受体、肾上腺素能受体等发挥作用,因其明显的抗胆碱能不良反应及心脏毒性而逐渐被取代^[6]。SSRIs可高度选择性抑制突触前膜的5-HT再摄取,而对NE和组胺几乎没有激动或抑制效应,抗胆碱能效应也较小,是目前抑郁症临床一线治疗用药^[7]。虽然新型抗抑郁药物较传统抗抑郁药物不良反应少,但其需要数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且容易产生耐受性^[8]。因此,对于

许多存在急性自杀风险的抑郁症患者,迫切需要开发新的、快速有效的、不易耐受的药物以治疗抑郁症。

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富集多巴胺能神经元,其投射至伏隔核、前额叶皮质等区域,是奖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个关键环节异常或中断都可能导致动机、决策、学习、完全快感等奖励缺失,这些均与抑郁症的一大核心症状快感缺失密切相关^[5, 9]。因此,多巴胺奖赏系统参与抑郁症核心症状快感缺失的发生发展^[10]。本文对VTA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传入调节进行综述,探讨其上游神经环路与抑郁症的联系,并总结抗抑郁药物作用于多巴胺能系统的机制。

一、抑郁症中的多巴胺能缺陷

重度抑郁症患者存在的快感缺失可以理解为对未来的期望降低、对获得的回报低估、对积极事物的认可和回忆较少、为获得回报而愿意付诸行动的意愿降低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患者经治疗后抑郁情绪好转,但这些因素仍然存在,易造成抑郁症状复发^[11]。因此,快感缺失不仅是对快乐的体验能力缺乏,还包括预期、动机、决策等奖励相关过程的中断。快感缺失作为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可预测抑郁症患者的病程、预后、不良结局及耐药的发生。由于该症状治疗困难,因此确定相关的中断神经回路至关重要,而中脑多巴胺奖赏系统与快感缺失的相关性研究是探索抑郁症患者多巴胺能缺陷的关键切入点^[12-13]。

研究表明,腹侧纹状体多巴胺参与调节奖励的预测和预期^[14],从VTA到腹侧纹状体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投射异常是快感缺失发生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一部分,抑郁症快感缺失已被证明与纹状体的奖励减少有关^[15-16]。在神经影像领域,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SPECT)成像显示重度和非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纹状体亚区多巴胺转运蛋白结合的纹理特征均高于健康对照组,且左侧纹状体边缘区域忙碌程度与抑郁严重程度相关^[17]。抗抑郁药治疗可改变重度抑郁症患者纹状体多巴胺转运体的可用性^[18],既往研究表明苯丙胺及其相关化合物通过促进多巴胺释放、阻断多巴胺再摄取发挥精神兴奋作用,改善抑郁症状^[19-20]。

研究表明,抑郁症模型动物中脑边缘多巴胺能系统功能存在异常,例如慢性轻度应激(chronic mild stress, CMS)小鼠体内VTA多巴胺能神经元自发性活动较健康对照组小鼠减少^[21]。边缘下前额叶皮层(infralimbic prefrontal cortex, ilPFC)的激活可选择

性地抑制内侧VTA多巴胺能神经元活动,这些多巴胺能神经元与CMS有关;而直接刺激外侧缰核可选择性地抑制VTA外侧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其与CMS无关^[23]。大鼠黑质致密部和VTA多巴胺能神经元损伤都会导致大鼠抑郁行为的发生^[24]。习得性无助抑郁模型小鼠外侧缰核的神经元突触增强,调节富含多巴胺能神经元的VTA,进而控制寻求奖励的行为,参与抑郁样行为的发生^[25],该研究中外侧缰核可能也投射到VTA外侧,其与上述研究可能因抑郁动物模型不同导致外侧缰核至VTA的抑制性投射与动物抑郁样行为的联系不同。

综上所述,基础研究和临床影像学研究均表明抑郁样行为的模型动物或抑郁患者多巴胺奖赏系统,尤其是纹状体、VTA多巴胺能神经元及其上游通路存在功能异常,提示多巴胺奖赏系统可能是抑郁症发生的重要机制,在改善抑郁行为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二、VTA多巴胺能神经元与奖励相关的传入调节

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是大脑中与奖励相关的主要部分,涉及VTA、伏隔核、前额叶皮质、杏仁核、海马等多个脑区^[27]。

已知动物体内多巴胺能神经元存在3种主要的活动模式,分别为不活跃的超极化状态、缓慢单棘不规则的紧张性放电模式和爆发脉冲式的时相性放电模式^[28]。脑桥被盖核谷氨酸神经元直接刺激VTA多巴胺能神经元,使其发生时相性放电^[29];后嗅被盖核的紧张性输入对谷氨酸诱导的麻醉大鼠VTA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爆发式时相放电至关重要,即使体外直接应用谷氨酸刺激VTA,在没有后嗅被盖核输入的情况下,VTA多巴胺能神经元也不能产生时相性放电^[30-31]。简而言之,后嗅被盖核的紧张性输入对维持VTA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时相性放电是必需的,而脑桥被盖核主要调节从单棘紧张性放电到突发时相性放电的转变^[31]。来自腹侧苍白球(ventral pallidum, VP)抑制性GABA能神经元的输入能保持VTA中部分多巴胺能神经元的超极化状态^[32]。刺激腹侧海马下托(ventral subiculum, vSub)到伏隔核谷氨酸能输入,使伏隔核GABA能神经元作用于VP^[34],导致VP抑制性神经活动减少,进而兴奋VTA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电活动^[35]。在VTA中局部输入谷氨酸受体拮抗剂(CNQX+AP5)可显著降低由vSub诱发的VTA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兴奋性反应^[36]。抑制ilPFC神经元活动增加了VTA多巴胺能神经元自发放电的比例,这种作用结果也取决于vSub神经

元的活动^[37-38]。抑郁症患者 VP 中功能异常的 5-HT_{1B} 受体可能通过与多巴胺、GABA 或谷氨酸系统的相互作用引起纹状体(包括伏隔核)内奖励信号功能失调,这也揭示了 vSub-伏隔核-VP 是调节奖励相关回路的一部分^[39]。

iPFC 通过 vSub 和基底外侧杏仁核(basolateral amygdala, BLA) 对 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施加双向控制^[40]。研究表明, BLA 可能参与重度抑郁症中 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反应的减弱^[41-42], 动物实验证实 CMS 小鼠多巴胺能神经元群体活性的降低可以通过谷氨酸受体拮抗剂犬尿酸阻断 BLA-VP 谷氨酸能神经元的传入而恢复^[43], 使用 N- 甲基-D-天冬氨酸(NMDA) 激活非应激大鼠 BLA 可降低多巴胺能神经元群体活性, 阻断 BLA-VP 这一途径可逆转 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低活性^[44]。此外, 有研究发现, BLA 对 CMS 后 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活性的影响可以通过 VP 失活抑制^[45], 表明 BLA-VP 可能作为多巴胺能神经元活性的一种抑制通路存在。

综上所述, 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群体电活动由两条不同的通路调节, 一条是激活通路, vSub 到伏隔核再到 VP 的神经通路, 该通路激活可以导致 VTA 自发放电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比例增大; 另一条通路是 BLA 到 VP 的投射通路, 该通路抑制 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紧张性活动。iPFC 神经元的激活可选择性抑制 VTA 中与奖赏相关的多巴胺能神经元^[23], 这是通过抑制 vSub-伏隔核-VP 这一多巴胺能神经元激活通路, 激活 BLA-VP 这一抑制通路而实现的^[37-38]。

三、抑郁症中 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传入失调

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传入调节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MRI 研究发现, 重度抑郁症患者皮质边缘功能连接降低, 如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杏仁核功能连接降低^[46]; 同时, 重度抑郁症患者全脑功能连接异常主要集中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47]。在大鼠中, mPFC 分为边缘下皮层和边缘前皮层, iPFC 位于大鼠 mPFC 的腹侧区域, 与灵长类(人和猴子)vmPFC 的特定亚区域(区域 25)同源^[48]。抑郁症患者 vmPFC 特定亚区的异常与抑郁模型大鼠中 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传入调节中的 iPFC 异常类似。常用的 vmPFC 两种刺激模式为低强度的高频刺激和高强度的低频刺激, 可能有共同的抗抑郁机制^[49]。在抑郁症患者脑 MRI 结构异常的研究中发现, 抑郁症患者的海马体、丘脑和

vmPFC 等区域在发病时灰质体积已发生改变, 之后向其他大脑区域扩展^[50]。

腹侧海马向伏隔核的谷氨酸能传入可特异地调节小鼠对慢性社会失败压力的易感性, 光遗传学方法长期抑制腹侧海马-伏隔核的输入导致小鼠抑郁非易感, 而急性增强这一连接则会增加抑郁易感性, 这是抑郁症中一种重要且新颖的回路特异性机制^[51]。采用机器学习, 有研究发现了一个起源于 mPFC 和腹侧纹状体的时空动态网络, 经杏仁核和 VTA 传递后汇聚在腹侧海马, 可以预测遭受慢性社会失败压力小鼠社会行为功能的障碍^[52]。vmPFC 和海马中 β 和 γ 波频局部场电位振荡同步性的增强可能有助于改善大鼠的抑郁样行为^[49]。

VP 接收来自伏隔核的密集投射, 是中脑边缘奖赏回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VP 也控制着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活动状态, 其中小白蛋白神经元的不同投射介导抑郁症的不同症状^[53]。研究发现, 与正常青少年相比, 抑郁焦虑青少年在接受奖励后, 其伏隔核体积和激活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 伏隔核结构的改变可预测患者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54]。伏隔核侧壳中表达速激肽前体 1 的神经元投射到 VP, 影响腹侧中脑多巴胺神经元的活动, 导致应激小鼠更易表现出快感缺失样行为^[55-56]。同时, 有研究发现, 抑制 BLA-VP 这一抑制通路中的谷氨酸能投射可改善 CMS 雄性小鼠的抑郁样行为^[57]。

目前, 相关研究证实了 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激活通路及抑制通路参与抑郁症或抑郁样行为的发生, 然而腹侧海马中调节抑郁相关行为的区域是否为 vSub 尚未完全阐明, 传入调节中不同神经递质的参与仍需细化, 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四、基于多巴胺奖赏相关回路的抗抑郁药

传统及新型抗抑郁药大多作用于 5-HT 和 NE 系统, 虽然这些药物可立即作用于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上游通路, 影响单胺传递, 但临床研究表明其发挥作用通常需要数周时间^[58]。研究发现, 多巴胺能系统在抗抑郁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59]。长期给予氟西汀会增加抑郁患者齿状回中成熟颗粒细胞多巴胺 D1 受体的表达, 增加的 D1 受体信号传导反过来有助于氟西汀治疗作用的发挥, 包括抑制急性应激反应中 5-HT 的释放、神经的发生和改善抑郁样行为^[60]。全身注射曲唑酮(拮抗 5-HT_{2C} 受体的抗抑郁药)恢复了 Ro60-0175(一种 5-HT_{2C} 受体激动剂) 所抑制的 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电活动^[61]。也有研究发现, 抗抑郁药去甲替林与果蝇的多巴胺转运蛋白可

发生结合^[62]。此外,腹侧纹状体的奖励系统功能指数调节舍曲林与安慰剂的差异反应,该指数反映多巴胺功能的缺陷^[63],瑞波西汀与米氮平协同作用于mPFC,增强mPFC中的多巴胺和NE功能^[64]。

此外,还有一些非传统意义上的抗抑郁药物通过影响多巴胺奖赏相关系统而产生抗抑郁效果。氯胺酮因其特异的抗抑郁作用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氯胺酮作用于腹侧海马谷氨酸能神经元而发挥抗抑郁作用^[65]。氯胺酮可恢复应激诱发减少的VTA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电活动,并增加mPFC细胞外多巴胺水平,加强mPFC与VTA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抗抑郁作用持续更久^[66-67]。瑞替加滨可激活谷氨酸神经元的下游调节因子Kcnq2基因辅助氯胺酮的抗抑郁效果^[65]。抗精神病药物氨磺必利是多巴胺D2、D3受体拮抗剂,通过阻断突触前多巴胺自身受体从而增强多巴胺的信号传导,服用氨磺必利的抑郁受试者纹状体激活增加、伏隔核和中扣带皮层之间的皮质功能连接增强,若持续服用可显著改善患者抑郁症状^[68]。

综上所述,不论是临床中常用的抗抑郁药还是目前的研究热点氯胺酮以及部分抗精神病药物都可通过影响多巴胺奖赏相关系统产生或增强抗抑郁的效果。然而,部分药物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其对VTA多巴胺能的传入调节有哪些影响尚不清楚。未来新型抗抑郁药物的研究或许可从多巴胺能传入调节机制着手。

五、总结与展望

不同抑郁症患者的症状不尽相同,只有1/3的抑郁症患者对抗抑郁药物完全反应^[71],因新型抗抑郁药治疗的起效时长和耐药的局限性,促使研究者探索血清素和NE之外的单胺类神经递质,而多巴胺奖赏相关回路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特别是VTA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传入调节至关重要。本文对VTA多巴胺能传入通路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发现在应激状态下,机体通过vSub-伏隔核-VP激活通路和BLA-VP抑制通路对多巴胺能系统进行调控,从而调节抑郁相关症状。抗抑郁药物的研究以及氯胺酮相关试验也说明了多巴胺能系统与抗抑郁治疗的联系。抑郁症与中脑多巴胺能奖赏系统上游通路的研究仍有待细化,抗抑郁治疗虽与多巴胺奖赏系统存在联系,但作用于其上游通路的机制并未完全阐明,多巴胺奖赏相关神经回路的调节在未来研究中仍值得深入探讨,以期为抑郁症的个性化治疗和新药的开发提供理论方向。

利益冲突 文章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论文构思与设计、论文撰写为杨璐,文献整理、论文修订为张逸、彭劲涛、蒋宇婷,崔明湖审校

参 考 文 献

- [1] Monroe SM, Harkness KL. Major depression and its recurrences: life course matters[J]. Annu Rev Clin Psychol, 2022, 18: 329-357. DOI: 10.1146/annurev-clinpsy-072220-021440.
- [2] Charlson F, van Ommeren M, Flaxman A, et al. New WHO prevalence estimat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onflict setting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Lancet, 2019, 394(10194): 240-248. DOI: 10.1016/S0140-6736(19)30934-1.
- [3] Lu J, Xu X, Huang Y, et al.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treatment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J]. Lancet Psychiatry, 2021, 8(11): 981-990. DOI: 10.1016/S2215-0366(21)00251-0.
- [4] Ménard C, Hodes GE, Russo SJ. Pathogenesis of depression: insights from human and rodent studies[J]. Neuroscience, 2016, 321: 138-162. DOI: 10.1016/j.neuroscience.2015.05.053.
- [5] Lv QY, Chen MM, Li Y, et al. Brain circuit dysfunction in specific symptoms of depression[J]. Eur J Neurosci, 2022, 55(9/10): 2393-2403. DOI: 10.1111/ejn.15221.
- [6] Hollister LE. Current antidepressants[J]. Annu Rev Pharmacol Toxicol, 1986, 26: 23-37. DOI: 10.1146/annurev.pa.26.040186.000323.
- [7] Feighner JP. Mechanism of action of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s[J]. J Clin Psychiatry, 1999, 60 Suppl 4: 4-11; discussion 12-13.
- [8] Harmer CJ, Duman RS, Cowen PJ. How do antidepressants work? New perspectives for refining future treatment approaches[J]. Lancet Psychiatry, 2017, 4(5): 409-418. DOI: 10.1016/S2215-0366(17)30015-9.
- [9] Der-Avakian A, Markou A. The neurobiology of anhedonia and other reward-related deficits[J]. Trends Neurosci, 2012, 35(1): 68-77. DOI: 10.1016/j.tins.2011.11.005.
- [10] Nestler EJ, Carlezon WA Jr. The mesolimbic dopamine reward circuit in depression[J]. Biol Psychiatry, 2006, 59(12): 1151-1159. DOI: 10.1016/j.biopsych.2005.09.018.
- [11] Pizzagalli DA. Depression, stress, and anhedonia: toward a synthesis and integrated model[J]. Annu Rev Clin Psychol, 2014, 10: 393-423. DOI: 10.1146/annurev-clinpsy-050212-185606.
- [12] Bai M, Zhu X, Zhang L, et al. Divergent anomaly in mesocorticolimbic dopaminergic circuit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depressive behaviors, an animal study[J]. Brain Behav, 2017, 7(10): e00808. DOI: 10.1002/brb3.808.
- [13] Coccurello R. Anhedonia in depression symptomatology: appetite dysregulation and defective brain reward processing[J]. Behav Brain Res, 2019, 372: 112041. DOI: 10.1016/j.bbr.2019.112041.
- [14] Mollick JA, Hazy TE, Krueger KA, et al. A systems-neuroscience model of phasic dopamine[J]. Psychol Rev, 2020, 127(6): 972-1021. DOI: 10.1037/rev0000199.
- [15] Wang S, Leri F, Rizvi SJ. Anhedonia as a central factor in depression: neural mechanisms revealed from preclinical to clinical evidence[J]. 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 2021, 110: 110289. DOI: 10.1016/j.pnpbp.2021.110289.

- [16] Murray L, Israel ES, Balkind EG, et al. Multi-modal assessment of reward functioning in adolescent anhedonia[J]. *Psychol Med*, 2023, 53(10): 4424-4433. DOI: 10.1017/S0033291722001222.
- [17] Tamura T, Sugihara G, Okita K, et al. Dopamine dysfunction in depression: application of texture analysis to dopamine transporter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ing[J]. *Transl Psychiatry*, 2022, 12(1): 309. DOI: 10.1038/s41398-022-02080-z.
- [18] Hellwig S, Frings L, Masuch A, et al.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effects on dopamine transporter avail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a prospective (123)I-FP-CIT SPECT imaging genetic study[J]. *J Neural Transm (Vienna)*, 2018, 125(6): 995-1005. DOI: 10.1007/s00702-018-1863-7.
- [19] Song AK, Hay KR, Trujillo P, et al. Amphetamine-induced dopamine release and impulsivity in Parkinson's disease[J]. *Brain*, 2022, 145(10): 3488-3499. DOI: 10.1093/brain/awab487.
- [20] Newman AH, Ku T, Jordan CJ, et al. New drugs, old targets: tweaking the dopamine system to treat psychostimulant use disorders[J]. *Annu Rev Pharmacol Toxicol*, 2021, 61: 609-628. DOI: 10.1146/annurev-pharmtox-030220-124205.
- [21] Kaufling J. Alterations and adaptation of ventral tegmental area dopaminergic neurons in animal models of depression[J]. *Cell Tissue Res*, 2019, 377(1): 59-71. DOI: 10.1007/s00441-019-03007-9.
- [22] Furuyashiki T, Kitaoka S. Neu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consequences of stress: roles of dopaminergic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J]. *Psychiatry Clin Neurosci*, 2019, 73(11): 669-675. DOI: 10.1111/pen.12901.
- [23] Moreines JL, Owrtusky ZL, Grace AA. Involvement of infralimbic prefrontal cortex but not lateral habenula in dopamine attenuation after chronic mild stress[J].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17, 42(4): 904-913. DOI: 10.1038/npp.2016.249.
- [24] Winter C, von Rumohr A, Mundt A, et al. Lesions of dopaminergic neurons in the substantia nigra pars compacta and in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enhance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in rats[J]. *Behav Brain Res*, 2007, 184(2): 133-141. DOI: 10.1016/j.bbr.2007.07.002.
- [25] Li B, Piriz J, Mirrione M, et al. Synaptic potentiation onto habenula neurons in the learned helplessness model of depression[J]. *Nature*, 2011, 470(7335): 535-539. DOI: 10.1038/nature09742.
- [26] 赵炜楠, 胡苏皖, 翟晓静, 等. 中脑多巴胺奖赏系统与疼痛调控[J].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2021, 27(1): 20-30. DOI: 10.3969/j.issn.1006-9852.2021.01.005.
- [27] Baik JH. Stress and the dopaminergic reward system[J]. *Exp Mol Med*, 2020, 52(12): 1879-1890. DOI: 10.1038/s12276-020-00532-4.
- [28] Grace AA, Floresco SB, Goto Y, et al. Regulation of firing of dopaminergic neurons and contro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s[J]. *Trends Neurosci*, 2007, 30(5): 220-227. DOI: 10.1016/j.tins.2007.03.003.
- [29] Yoo JH, Zell V, Wu J, et al. Activation of pedunculopontine glutamate neurons is reinforcing[J]. *J Neurosci*, 2017, 37(1): 38-46. DOI: 10.1523/JNEUROSCI.3082-16.2016.
- [30] Lodge DJ, Grace AA. The laterodorsal tegmentum is essential for burst firing of ventral tegmental area dopamine neurons[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6, 103(13): 5167-5172. DOI: 10.1073/pnas.0510715103.
- [31] Chen L, Lodge DJ. The lateral mesopontine tegmentum regulates both tonic and phasic activity of VTA dopamine neurons[J]. *J Neurophysiol*, 2013, 110(10): 2287-2294. DOI: 10.1152/jn.00307.2013.
- [32] Belujon P, Grace AA. Regulation of dopamine system responsiveness and its adaptive and pathological response to stress[J]. *Proc Biol Sci*, 2015, 282(1805): 20142516. DOI: 10.1098/rspb.2014.2516.
- [33] LeGates TA, Kvarta MD, Tooley JR, et al. Reward behaviour is regulated by the strength of hippocampus-nucleus accumbens synapses[J]. *Nature*, 2018, 564(7735): 258-262. DOI: 10.1038/s41586-018-0740-8.
- [34] Tsai SF, Hsu PL, Chen YW, et al. High-fat diet induces depression-like phenotype via astrocyte-mediated hyperactivation of ventral hippocampal glutamatergic afferents to the nucleus accumbens[J]. *Mol Psychiatry*, 2022, 27(11): 4372-4384. DOI: 10.1038/s41380-022-01787-1.
- [35] Floresco SB, Todd CL, Grace AA. Glutamatergic afferents from the hippocampus to the nucleus accumbens regulate activity of ventral tegmental area dopamine neurons[J]. *J Neurosci*, 2001, 21(13): 4915-4922. DOI: 10.1523/JNEUROSCI.21-13-04915.2001.
- [36] Glangsetas C, Fois GR, Jalabert M, et al. Ventral subiculum stimulation promotes persistent hyperactivity of dopamine neurons and facilitates behavioral effects of cocaine[J]. *Cell Rep*, 2015, 13(10): 2287-2296. DOI: 10.1016/j.celrep.2015.10.076.
- [37] Zimmerman EC, Grace AA. The nucleus reuniens of the midline thalamus gates prefrontal-hippocampal modulation of ventral tegmental area dopamine neuron activity[J]. *J Neurosci*, 2016, 36(34): 8977-8984. DOI: 10.1523/JNEUROSCI.1402-16.2016.
- [38] Wada M, Noda Y, Iwata Y, et al. Dopaminergic dysfunction and excitatory/inhibitory imbalance in treatment-resistant schizophrenia and novel neuromodulatory treatment[J]. *Mol Psychiatry*, 2022, 27(7): 2950-2967. DOI: 10.1038/s41380-022-01572-0.
- [39] Murrough JW, Henry S, Hu J, et al. Reduced ventral striatal/ventral pallidal serotonin1B receptor binding potential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J]. *Psychopharmacology (Berl)*, 2011, 213(2/3): 547-553. DOI: 10.1007/s00213-010-1881-0.
- [40] Patton MH, Bizup BT, Grace AA. The infralimbic cortex bidirectionally modulates mesolimbic dopamine neuron activity via distinct neural pathways[J]. *J Neurosci*, 2013, 33(43): 16865-16873. DOI: 10.1523/JNEUROSCI.2449-13.2013.
- [41] Hamilton JP, Siemer M, Gotlib IH. Amygdala volume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meta-analysis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ies[J]. *Mol Psychiatry*, 2008, 13(11): 993-1000. DOI: 10.1038/mp.2008.57.
- [42] Siegle GJ, Konecky RO, Thase ME, et 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amygdala volume and activity during emo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asks in depressed and never-depressed individuals: an fMRI investigation[J]. *Ann N Y Acad Sci*, 2003, 985: 481-484. DOI: 10.1111/j.1749-6632.2003.tb07105.x.
- [43] Salin A, Dugast E, Lardeux V, et al. The amygdala-ventral pallidum pathway contributes to a hypodopaminergic state in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during protracted abstinence from chronic cocaine[J]. *Br J Pharmacol*, 2023, 180(14): 1819-1831. DOI: 10.1111/bph.16034.

- [44] Chang CH, Grace AA. Amygdala-ventral pallidum pathway decreases dopamine activity after chronic mild stress in rats[J]. *Biol Psychiatry*, 2014, 76(3): 223-230. DOI: 10.1016/j.biopsych.2013.09.020.
- [45] Chang CH, Grace AA. Amygdala β -noradrenergic receptors modulate delayed downregulation of dopamine activity following restraint[J]. *J Neurosci*, 2013, 33(4): 1441-1450. DOI: 10.1523/JNEUROSCI.2420-12.2013.
- [46] Pizzagalli DA, Roberts AC. Prefrontal cortex and depression[J].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22, 47(1): 225-246. DOI: 10.1038/s41386-021-01101-7.
- [47] Yin L, Xu X, Chen G, et al. Inflammation and de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a widely-distributed network in depression: centralized effects in the 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J]. *Brain Behav Immun*, 2019, 80: 657-666. DOI: 10.1016/j.bbi.2019.05.011.
- [48] Myers-Schulz B, Koenigs M. Functional anatomy of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mplications for 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s[J]. *Mol Psychiatry*, 2012, 17(2): 132-141. DOI: 10.1038/mp.2011.88.
- [49] Jia L, Sun Z, Shi D, et al. Effects of different patterns of electric stimulation of th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on hippocampal-prefrontal coherence in a rat model of depression[J]. *Behav Brain Res*, 2019, 356: 179-188. DOI: 10.1016/j.bbr.2018.08.032.
- [50] Han S, Zheng R, Li S, et al. Progressive brain structural abnormality in depression assessed with MR imaging by using causal network analysis[J]. *Psychol Med*, 2023, 53(5): 2146-2155. DOI: 10.1017/S0033291721003986.
- [51] Bagot RC, Parise EM, Peña CJ, et al. Ventral hippocampal afferents to the nucleus accumbens regulate susceptibility to depression[J]. *Nat Commun*, 2015, 6: 7062. DOI: 10.1038/ncomms8062.
- [52] Hultman R, Ulrich K, Sachs BD, et al. Brain-wide electrical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encode depression vulnerability[J]. *Cell*, 2018, 173(1): 166-180.e14. DOI: 10.1016/j.cell.2018.02.012.
- [53] Knowland D, Lilascharoen V, Pacia CP, et al. Distinct ventral pallidal neural populations mediate separate symptoms of depression[J]. *Cell*, 2017, 170(2): 284-297.e18. DOI: 10.1016/j.cell.2017.06.015.
- [54] Auerbach RP, Pagliaccio D, Hubbard NA, et al. Reward-related neural circuitry in depressed and anxious adolescents: a human connectome project[J].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22, 61(2): 308-320. DOI: 10.1016/j.jaac.2021.04.014.
- [55] He ZX, Yin YY, Xi K, et al. Nucleus accumbens tac1-expressing neurons mediate stress-induced anhedonia-like behavior in mice[J]. *Cell Rep*, 2020, 33(5): 108343. DOI: 10.1016/j.celrep.2020.108343.
- [56] Soares-Cunha C, Heinsbroek JA. Ventral pallidal regulation of motivated behaviors and reinforcement[J]. *Front Neural Circuits*, 2023, 17: 1086053. DOI: 10.3389/fncir.2023.1086053.
- [57] Guo H, Guo J, Gao Z, et al. The role of amygdala-ventral pallidum pathway in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in male mice[J]. *J Neurosci Res*, 2024, 102(1): e25258. DOI: 10.1002/jnr.25258.
- [58] Li YF. A hypothesis of monoamine (5-HT)-Glutamate/GABA long neural circuit: aiming for fast-onset antidepressant discovery[J]. *Pharmacol Ther*, 2020, 208: 107494. DOI: 10.1016/j.pharmthera.2020.107494.
- [59] Gershon AA, Vishne T, Grunhaus L. Dopamine D2-like receptors and the antidepressant response[J]. *Biol Psychiatry*, 2007, 61(2): 145-153. DOI: 10.1016/j.biopsych.2006.05.031.
- [60] Shuto T, Kuroiwa M, Sotogaku N, et al. Obligatory roles of dopamine D1 receptors in the dentate gyrus in antidepressant actions of a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fluoxetine[J]. *Mol Psychiatry*, 2020, 25(6): 1229-1244. DOI: 10.1038/s41380-018-0316-x.
- [61] De Deurwaerdère P, Di Giovanni G. Serotonergic modulation of the activity of mesencephalic dopaminergic systems: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J]. *Prog Neurobiol*, 2017, 151: 175-236. DOI: 10.1016/j.pneurobio.2016.03.004.
- [62] Cuboni S, Hausch F. Snapshot of antidepressants at work: the structure of neurotransmitter transporter proteins[J]. *Angew Chem Int Ed Engl*, 2014, 53(20): 5008-5009. DOI: 10.1002/anie.201310567.
- [63] Greenberg T, Fournier JC, Stiffler R, et al. Reward related ventral striatal activity and differential response to sertraline versus placebo in depressed individuals[J]. *Mol Psychiatry*, 2020, 25(7): 1526-1536. DOI: 10.1038/s41380-019-0490-5.
- [64] Masana M, Castañé A, Santana N, et al. Noradrenergic antidepressants increase cortical dopamine: potential use in augmentation strategies[J]. *Neuropharmacology*, 2012, 63(4): 675-684. DOI: 10.1016/j.neuropharm.2012.05.020.
- [65] Lopez JP, Lücke MD, Brivio E, et al. Ketamine exerts its sustained antidepressant effects via cell-type-specific regulation of Kenq2[J]. *Neuron*, 2022, 110(14): 2283-2298.e9. DOI: 10.1016/j.neuron.2022.05.001.
- [66] Thompson SM. Plasticity of synapses and reward circuit function in the 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J].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23, 48(1): 90-103. DOI: 10.1038/s41386-022-01422-1.
- [67] Marcus DJ, Bruchas MR. Where ketamine and dopamine collide[J]. *eLife*, 2021, 10: e70148. DOI: 10.7554/eLife.70148.
- [68] Admon R, Kaiser RH, Dillon DG, et al. Dopaminergic enhancement of striatal response to reward in major depression[J]. *Am J Psychiatry*, 2017, 174(4): 378-386. DOI: 10.1176/appi.ajp.2016.16010111.
- [69] Mohamed S, Johnson GR, Chen P, et al. Effect of antidepressant switching vs augmentation on remission among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unresponsive to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the VAST-D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2017, 318(2): 132-145. DOI: 10.1001/jama.2017.8036.
- [70] Yan Y, Yang X, Wang M, et al. Efficacy and acceptability of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with antidepressants in unipolar depression augment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network meta-analysis[J]. *Psychol Med*, 2022, 52(12): 2224-2231. DOI: 10.1017/S0033291722001246.
- [71] Wiles N, Thomas L, Abel A, et al.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as an adjunct to pharmacotherapy for primary care based patients with 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 results of the CoBalT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Lancet*, 2013, 381(9864): 375-384. DOI: 10.1016/S0140-6736(12)61552-9.

(收稿日期: 2023-12-19)

(本文编辑: 赵金鑫)